

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

Urban Cultural Studies

NETWORK SOCIETY AND URBAN
ENVIRONMENT



第 6 辑
都市文化研究

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

Urban Cultural Studies

NETWORK SOCIETY AND URBAN
ENVIRONMENT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 / 孙逊, 杨剑龙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7

(都市文化研究)

ISBN 978 - 7 - 5426 - 3277 - 7

I. ①网… II. ①孙…②杨… III. ①计算机网络—影响—城市—社会生活—文集②计算机网络—影响—城市—环境—文集
IV. ①C912.81 - 53②TP39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6948 号

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

主 编 / 孙 逊 杨剑龙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 com](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4.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277 - 7/C · 363

定 价 / 42.00 元

目 录

网络社会

NETWORK SOCIETY

- 1 地方与全球:网络社会里的城市
/曼纽尔·卡斯特尔 2
- 2 走向网络社会的社会学
/曼纽尔·卡斯特尔 16
- 3 网络社会里的传播、权力和反权力
/曼纽尔·卡斯特尔 25
- 4 全球化、知识社会与网络国家:千禧年的普兰查斯
/马丁·卡罗伊、曼纽尔·卡斯特尔 46
- 5 征服意识、征服伊拉克:假消息在美国的社会生产
/阿梅利亚·阿瑟诺尔特 曼纽尔·卡斯特尔 64

城市环境

URBAN ENVIRONMENT

- 6 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林恩·怀特 82

7 美国城市史和美国环境史:互补且交错的领域	
/ 乔尔·塔尔	92
8 后话环境史:见证一个史学领域的成熟	
/ 理查德·怀特	110
9 刘易斯·芒福德和社会学思想中的有机主义概念	
/ 罗伯特·卡斯蒂洛	118
10 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思想研究综述	
/ 王丽娟	144
11 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源流与现状	
/ 汤艳梅	169

城市与社会

CITIES AND SOCIETIES

12 城市革命	
/ 戈登·柴尔德	188
13 古代希腊的乡村和城镇	
/ J. W. 罗伯兹	197
14 古代希腊建筑艺术	
/ 雷金纳德 布洛姆菲尔德	207
15 古代罗马的建筑与艺术	
/ 鲁什福斯	225

- 16 近代上海的茶馆
/邵 雍 250
- 17 船上的广州——源自 19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视阈
/袁 婧 260
- 18 政府导向与城市交通转型
——魏玛繁荣时期的柏林城市交通发展
/王琼颖 276
- 艺术中的都市文化**
URBAN CULTURE IN ART
- 19 都市艺术:当代艺术的转向和建构
/卫 戈 290
- 20 一座盛大而欢愉的城池
——汴梁的城池与文艺
/谢天开 299
- 21 问题与困境:都市文化建构中的上海双年展
/王 宇 308
- 22 非自然化市场“研究”
——金江波访谈
/杜曦云 326

圆桌会议
Round Table

- 23 他者视角与自省意识
——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杨剑龙

338

文献与史料

LITERATURE AND SOURCE

24 奥尔德西在宁波

/玛丽·安·奥尔德西

352

25 都市文化关键词

/李 平 徐轶群

371

网络社会

NETWORK SOCIETY

地方与全球：网络社会里的城市

曼纽尔·卡斯特尔^①文 叶涯剑 译

过去这些年里，我已经对我目前各个研究领域的工作进行了扩展，更深入地探讨了信息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某些成果最近已经在互联网上出版（卡斯特尔，2001），同时，我也在城市和区域问题上通过使用跨学科方法继续对空间转型的分析。本文总结了目前我在城市转型研究上的想法。

① 曼纽尔·卡斯特尔教授是当代著名城市社会学家，关于网络社会的研究被学界视为他的最大贡献之一。相关名著“网络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千年的终结》、《认同的力量》以及《信息化城市》都已被译为中文。该文发表时为加州伯克利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该文刊载于荷兰的《经济与社会地理学杂志》（*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2002，vol. 93，No 5. pp. 548 -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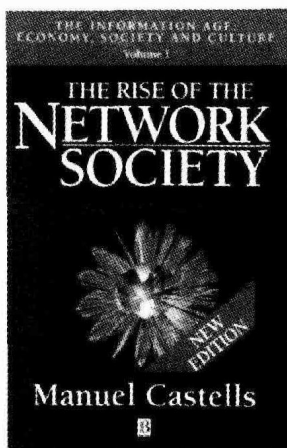
导言：网络社会

一开始我考察的是两组关系——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关系；以及某种程度的认同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当它们影响空间形态的时候）——并将尝试展示它们在信息社会的空间转型之中如何互动。有些人把这称之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我也这样称呼，其概念上和分析上的理由接下来会解释。



曼纽尔·卡斯特尔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历史转型期，照我的分析，这一过程包含了三个部分（尽管它们是分开的，但彼此关联）的互动，首先是开始于 70 年代并随后扩张到全世界的信息技术革命；第二是全球过程，顺便提一下它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同时还有传媒、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第三个部分是新的组织类型的出现，亦即我所称的网络。这不仅仅是普通类型的网络，也是通过信息技术运作



的特殊类型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将改变我们理解、组织、管理、生产、消费、斗争与反抗的方式——实际上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在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过程和作为主导性社会组织形态之网络的出现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正如我们所知，工业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表现形式，同样的，网络社会也有很多由于国家、文化、历史和制度导致的不同表现形式。

然而当我们考虑这个网络社会的特殊性时，某些基本的共性出现了。本文聚焦于这种转型的维度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网络社会概念下进行概念化。这一维度就是空间转型，它是增长过程（我们将其看作是结构变迁）的根本性维度，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需要一种空间形态与过程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适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新的社会、技术和空间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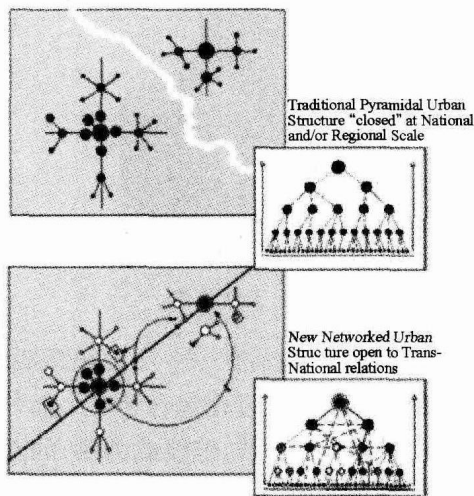
这里我规定了该理论的一些要素,主要来说,我是从底部开始构建我的理论,我尝试构建基础性的理论,即我试着构建能用于经验研究的分析性框架。首先,对在 21 世纪犹豫不决的开端中我所看见的空间趋势做一个简短的评论,然后对这些空间趋势做一种实验性的理论解释,最后我将突出在信息时代,在城市和转型时期城市理论里出现的主要问题。特别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主旨,即城市危机,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之社会空间系统的城市所面对的危机,结论将指出我的分析对于规划和城市政策的意义。

像以往我的作品一样,这将是概要性的,我希望进一步的讨论能够为你我提供进一步的启发。

关键的空间过程

让我们首先明确 21 世纪初关键的空间过程,首先,我认为我们正快速走向一个城市化的世界,我们将跨越一个决定性的门槛:这个星球即将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可靠的预测是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世界上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都将生活在某种类型的城市聚落里,关键问题是:以何种形式?确实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我们将不会生活在乡村,我们可能生活在城市化的村庄里,这是快速城市化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在新型的大都市

区不均衡地加速集中。这些城市星座分散于广阔的区域,格特曼的巨型都市(megalopolis)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构,今天我们不仅有大都市区还有大都市地带,它们的确都是很特殊的。它们是城市、乡村、中心、边缘的混合——它们并不是一个城市连续传统必然的部分,有些人把这称之为边缘城市,另外的人称之为“集合城市”(conurbation),我认为所有这些提法都掩盖了该过程的新奇之处,这种新奇在于通过空间大规模扩张,把大量的人和行动功能性地连接起来的能力,那种空间通过信息、交通和远程通讯体系的转型而不断被重构。



传统的金字塔形城市结构(上)
与网络城市结构(下)

很多年前,荷兰人发明了网络城市(Randstad),如今,几乎每个人都相信网络城市,除了荷兰人。可能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体验一种真正的网络城

市，也许它并不必然是通过空间规划者来界定的。网络城市确实是这个国家在一个连接着德国和其他邻国的巨大聚落里的关节点上，它连接着整个欧洲的快速交通网，这一区域包含着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特勒支出发的两小时交通圈，容纳着大量人口。我不是说在那个区域的所有人都功能性地连接着，但是很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另外很多人则部分连接着这个区域，部分连接某个边角。有趣的是，汽车在欧洲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事，快速火车正替它完成。欧洲将作为一系列主要大都市区而出现，同时内部也有很强的联系，同样的现象可以在全世界观察到。

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斯科特和其他地理学家的作品展示出有一个新的南加州大都市区(斯科特,1996)。它从北到南绵延至少 150 英里，并进入墨西哥，Tijuana 是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它是一个跨国城市，尽管在这一集合城市里最大的墨西哥人城市是洛杉矶——洛杉矶有 400 万人来自墨西哥。旧金山湾区域则是具有其他特征的不同类型，就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有 750 万人在该区域生活与工作，旧金山不再是海湾区域最大的城市，最大的是有 100 万人的圣何塞，而旧金山只有 75 万人。

这种现实版的集合城市，其经验定义已经发生改变，至少对于美国来说是如此。过去它使用的是电话网络，但现在在互联网，它已变得如此全

球性，以至于没有任何特殊性。如今它是电视市场，电视台把城市作为他们的市场来看待。这当然不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连接着居住地与工作场所的市场，在真正的大都市——不是欧洲那种小城市集合——香港、深圳、澳门、珠海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大约有 6500 万人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彼此高度关联的功能性区域，当然在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集合城市（如今功能扩展到包括神户、大阪、京都等很大的范围）是另一个巨大的城市星座。

我没有把这种现象称为城市，我目前给的称谓是大都市地带（在我们找到一系列经验解释之前会有不止一种临时性的称谓），它是一种我们创造出来的新的城市化聚落，这些经济、文化、政治和城市增长的磁石将吸收其腹地越来越多的人口和活动，事实上它们变成了全球城市网络的节点。先进的远程通讯、互联网和计算机化的快速交通体系（我提醒你们飞机、火车和船都是计算机化的交通体系），允许广大区域里同时的空间集中化，然后为的是去中心化，这些体系将在不同的大都市区之间和都市区内部带来一种新的网络地理学和跨国家跨世界的城市节点，这就是新的城市地理学。

目前的社会过程

在社会方面，有一种社会关系的趋

势可以同时通过两个过程来勾画其特征：个体化（不是个性化而是通过个别的计划来构建意义）和社群主义。两个过程都使用空间模式和在线交流，个体化既是空间的也是虚拟的——物理接近和在线联系，这同样适用于地方自治——虚拟社区和物理社区在紧密互动中发展。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经验研究去超越那些幻想——认为在一个互联网已经成为关键交流模式的世界里，虚拟社区不同于物理社区。我们有在线和离线的社会互动，创造出了一种交往性（sociability）的杂交模式，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这尽管不是空间现象，但对于空间结构和动力来说有不同寻常的后果——父权家庭的危机，其表现的差异根据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定。这一危机逐步把交往性从传统意义的家庭单位里转移到个体化单元构成的网络里，最常见的由女性和她们的孩子组成，并与其他女性和孩子关联，但是这些单元同时也由各种类型的个体化参与者构成，这会对住房的使用和形态、邻里、公共空间和交通体系产生不同寻常的后果。

这一危机与商业领域的变迁同时发生，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一种新经济活动类型的网络企业的出现，它是高度去中心化的网络合作形态，同时我们看到去中心化和协作管理模式出现。网络企业不是企业的网络，它由内在组织起来的企业构成，连接着其他的企业网络，网络企业有很多现实的空间后果，最重要的是回到前工业化时代或者手

工业作坊时期那种工作与生活的安排，有趣的是，工作与生活在同一地点的安排常常接替老的工业空间，把它们转型为信息生产地点。比如在旧金山的“多媒体峡谷”，城市最后残存的工业建筑被改造为多媒体生产空间。什么是多媒体？制造业还是服务？都是！它是梦境的产物，也是我们世界最有力的生产类型。它是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物质产品，但它是软件，也是信息产品。它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它是根据人们的生活地点、工作地点和社会化地点来组织的生产，不管我们提及的是伦敦、东京、北京、台北、巴塞罗那或者赫尔辛基的经验，我们事实上都能在以发达软件为基础的产业里找到同样的工作/生活安排。

世界各地城市区域的一个关键趋势是，将变得越来越多种族和多元文化。这是芝加哥学派的古老主题，但是我要说，它已经由于其极端多样的种族成分而被强化了。另一个趋势是全球犯罪经济同时也成为地方的，它稳固地扎根于地方城市结构里，城市被全球犯罪经济以多种方式接管。换句话说，全球犯罪经济不是始于地方性和贫困区域。它是以不同方式渗透到城市区域的全球产业，它进入贫民区，但同时也涉及洗钱和其他活动。个人之间和文化之间交流模式的破裂是另一个主要趋势，这导致防卫性空间的出现，其根源在于尖锐隔离区域的构成：因为富人，把社区关上，因为

穷人，则划出贫民窟。

公共空间特征之改变

与此同时，作为对郊区化蔓延、重要的大都市化和居住模式个体化的趋势之回应，城市中心和公共空间成为地方生活的关键性表达，如我后面将展示的，这事实上是一种回应与互动，但是此刻我将列出从空间转型角度观察到的表面的东西，换句话说，公共空间确实是决定性的，在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主要规划计划里，城市生活与作为一种交流空间的城市之复苏已变得至关重要。实际上，公共空间成为对私人住宅发展来说最主要的促销设备。原则上来说，对于公共空间活力的支持一直是一种主要趋势。我说仅仅在原则上，因为商业压力、旅游全球化和商务旅游将在很多城市里模拟城市生活，而不是在重建城市空间。世界上很多公共空间——在你的城市里也一样——也被转变为主题公园，在这里，是象征而不是体验创造了一种生活尺度上的城市虚拟现实。最终，接下来最好的事情就是由媒体来筹划然后卖掉这个城市。在此意义上，拉斯维加斯现象——在拉斯维加斯建设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同样也可以被再生产，凭借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而变成拉斯维加斯们自己，这是公共空间商业化、大规模扩散、郊区和远郊区扩散的结果。

另一方面，它是不断增加的个体化的结果，正如加里亚诺(Galliano)已

经提出的，消费项目变得适合于个体，从而你一方面在居住和工作体验上个体化了，另一方面城市消费也被个体化了。新的城市世界似乎都被一种双重运动所主宰：被卷入跨区域网络；被地点的空间分化所排斥。人和地点的价值越高，他们就越多地被连接进互动网络，他们的价值越低，这种连接也就越弱。在极端例子里，有些地点被新的网络地理学绕过，这确实在世界上被压迫的农村地区、衰落地区或者城市棚户区里发生。从而这些网络基础设施——不只是通讯网络，还有水、电、道路或者先进通讯系统——强化了隔离。目前格雷汉姆和迈克马洪出版的关于分裂城市性的著作清楚展示了这些通往分裂性空间的社会和空间趋势怎样在远程通信设施的设计里被阐明和再生产。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不只是被市场或者人的行动或不行动而社会性地隔离，也被主要通讯设施的空间层级隔离——比如，该地能否快速接入互联网、是否有闭路线缆、是否有发达交通体系。在欧洲，被高速火车绕过的地方都将被隔离。

网络国家的出现

缺乏名声、文化和制度的巨型都市区之结构弱化了政治责任机制、市民参与和有效管理。换句话说，现实中的空间单元、政治代议机制和大都市管理之间的矛盾在持续增长。但是另一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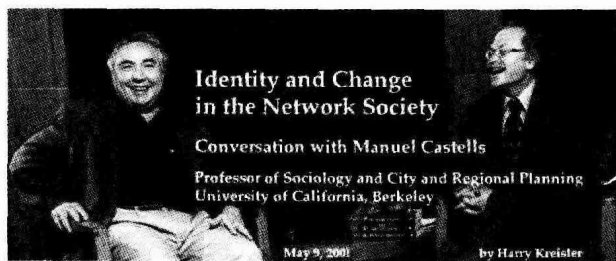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政府是作为一种弹性制度因素出现的,它能够对全球趋势做出回应和更快的适应,事实上,全球化的活跃不会剔除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反而还要增强地方权威的角色和能力,以更紧密地满足社区的需要。也就是说,假如你不能控制世界,那就退缩于自己社区的范围,把这个小地方管好。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在国家层级上控制它,体制之间合作网络的重建能够加快进程,加深合法性的基础,就像各种调查所展示的,世界各地的政治合法性不管是什么,主要体现于地方层次。所以,一种新的国家出现了。

我越来越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的三部曲里诸多不确定假设的证实,也就是我所称的网络国家(network-state)。它并没有使民族国家消失,反而整合了由各国政府、民族国家、国际机构、区域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超国家机制。在这种特殊的网络结构里,网络国家成为在我们的情境里管理城市和区域的实际机构。在此意义上,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化代议链条和管理上的节点,地方当局能够介入整

个过程,但是由于它们代表市民的程度更紧密,所以其价值得到提升。

但是在很多案例里,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我们发现在大都市区事实上的工作与生活单元和公共管理的政治代议机制之间,有一条正在加宽的鸿沟,在此背景下,城市社会运动不会以任何方式消失,它们不过是围绕着两条主线变异了而已,第一是对地方社区的保卫宣称了在特定地点生活的权利,以及在该地点从充足的住房和城市服务中获利的权利;第二——我将说这可能是最主动的——是环境运动,其行动的对象是在一个更广泛的达成更好生活品质的计划里的城市品质,环境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还是为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它除了是传统的城市经济取向的运动,更多的是文化运动。

照我看来,这些是主要的空间趋势,它们植根于纯粹的观察,可能受到不同观察的挑战,但这也是我从空间转型的角度对目前的变迁进行的观察里提炼的东西。让我在一些能使讨论达到更高分析层次的概念帮助下,试着理解将会发生什么。



卡斯特尔在 2001 年的一次访谈中谈网络社会的认同与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

我认为在网络社会,城市的转型可以围绕三个二元对立的轴线来组织——从构建新理论体系的方面来说。第一个涉及功能,第二个涉及意义,第三个涉及形态,从功能上来说,网络社会围绕着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张力来组织,经济、技术、媒体和权威的主导过程基本上在全球网络里组织,但是日复一日的工作、私人生活、文化认同和组织参与却主要是地方的和区域的,如今,作为交流体系的城市被假定连接着全球和地方,但那正是问题开始之处。城市事实上已经被两种互相冲突的逻辑撕裂,当这两种逻辑尝试同时做出回应的时候,可以毁灭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假如你要组织你的空间规划来创造一个全球网络里的竞争性城市,可能你将动用你的资源——经济、技术、制度——它们将缓慢渗入人口、邻里,它们随后可能帮助表达文化认同,他们也可以组织每年一度的街头聚会。如今,假如你只是迎合地方认同,满足居民的需要,你将不得不问钱从哪里来。你必须具有竞争性和生产性,因为我们必须在网络里,必须同时扎根于地方性和认同,但是在我们对世界的观察里,第一件事情是如何在全球网络里存在,在作为社会表达的地方性和作为竞争与生产力之表达的功能性、全球性之间有巨大而不断扩大的鸿沟;

其次是如何存在于意义之中,早先提过,我们的社会特征来自个体化与社群主义之间的抗衡。现在我们必须转到理论部分,我们可以界定某些事情,提到个体化,我指的是个人的事业、利益和表征里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化概念并不等于个体化,对后者来说,所有的事情都附属于个体,提到个体,我的意思是生物学上的人性体系,或者——假如从法语来翻译的话——个体就是一个人。社群主义涉及彻底认同的意义,这一领域立足于一个价值和信仰体系,其他的认同资源在其中都是附属的,当然社会仅仅存在于以制度为中介的个人和认同之间的交界处,这一交界和中介就是网络国家的源头。

网络国家与大众、与人们自己相关,自葛兰西开始,公民社会总是被看作与国家相关,这正是使公民社会变得有趣之处,它组织起一种从社会中人的组织向国家制度的自主转型。公民社会并不是国家的对立面,它是国家的相辅相成之物,在最早的葛兰西的理论里,它是通往国家的桥梁,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对立的。所以在一个更现代的格式里,公民社会事实上是在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如今我们在网络社会的形成阶段所观察到的东西指出在人性与文化、个人与群体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与距离,换句话说,有两个逻辑,在公民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公共领域之间的逻辑——作为合法的沟通与代表

制度——似乎已经衰落，我们随后面对的是个体与社群的逻辑，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分裂在作为交流之制度化装置的城市社会体系里带来不寻常的压力，在此意义上，社会整合的问题化再次变得至关重要，它正是源于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研究，但是如今在新的、完全不同于早期工业城市的环境里，为什么会这样？社会整合如今成为问题是因为第三个也是主要的对立轴线所展现出来的城市转型，它涉及空间形态。

流动与地点

我们已经涉及了功能和意义，现在让我们看看形态问题。从形态上来说，主要的两极对立位于我所说的流动空间和地点空间之间，在流动空间，分离的地点被电子化地连接进差异地理环境下连接人与行动的互动网络，如今，空间流动——金融网络、国际生产网络、媒体网络——不是区域性的，他们由相距很远的区域构成，连接着不同的地理腹地，但是它们是电子化连接在一起的，它们的功能和意义来自其连接，所以它们的存在不是分离的。在此意义上，它们不是纯粹的电子网络。电子网络连接着特定地点，它是混合空间，亦即流动空间。地点空间围绕地点的范围组织体验和行动。在我们的社会里关键的就是：城市是同时被流动空间

和地点空间的竞争性逻辑构建和再构建的，城市没有消失在虚拟网络里，它们在电子交流和物质互动的交界处被转型，它们被城市、网络 and 场所的体验所转变，但是没有完全整合它们。

让我们举两个比抽象问题具体一些的例子，一个涉及城市结构，另一个涉及城市体验。城市结构的例子是全球城市概念，全球城市并不是给某个变得重要的城市颁发的荣誉勋章，那将暗示有准全球城市、候补的全球城市等等，对此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弗里德曼所发明的——世界城市，这是一个等级制的概念（弗里德曼，1986），假如全球城市还有什么意义可能用其他意义来替代的话。正是这一概念表明有某种维度上的全球城市，比如，金融网络——很好理解的例子——是由比特和全球不同城市的片段构成的，纽约、伦敦和东京的金融区是同一城市的组成部分，它们符号性地运作，它们彼此连接。此外还有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更大范围内甚至还有玻利维亚的拉巴斯也是其中一部分。拉巴斯的一小部分在全球城市里，因为它有部分货币在全球网络里循环。所以假如你理解的全球城市意味着伦敦的部分或者全体被整合进全球网络的话，那么伦敦也不是一个全球城市。不，伦敦是很地方性很狭隘的。假如你去汉普斯特（Hampstead）^①转转。

① 汉普斯特（Hampstead），伦敦北部一个郊区